

追我不成， 他要我赔误工费

口述:五月,女,公司职员 文字:清冷梨花 褚睿雅 制图:陈则宁

五月说：“你叫我五月吧，因为从去年五月起，我常常被不是男友的人骚扰。我受伤，郁闷，更想不通。你说我需要倾诉，需要释放。对，否则他不疯我要疯掉了。”

他是我捡来的麻烦， 莫名其妙见了三次

去年年初我收到一条短信：这几天怎么没看见你？

我反复看了那个号码，觉得应该是同学发的。我回：在家，不想出门。

我外婆刚刚没了，我是外婆带大的，很悲痛。这个同学曾给我介绍过对象。

对方说：“晚上我有空，出来聚聚吧。”我一直以为是同学在约我，所以就答应了，谁知在巷口等我的却是一个男同事。

说是同事，其实很勉强，不过是同系统罢了，从来没说过话。他向我打招呼，问我干嘛去，我撒谎说去接妈妈。他当场就拨了我的电话，说：“刚刚约你的人是我。”

就这样，我和这个不怎么熟悉的同事，开始了前后总共3次的约会。

说真话，这同事并不被我看好，比我小两岁，他的性格我也不喜欢。

第一次约会，没说几句话，我就找了个理由说要回家。那同事说，他关注我很久了。我当场就说，我有人处着的。

第二次他又来邀我，说和几个朋友正在爬山，请我也给他个面子。在他约我之前，我就在那山脚下，是他来套我的话，我没防范。他这么一说，也只好去顺便去看看了，谁知，过去了才发现就他一个人。

天公不作美，和一个不怎么喜欢的人爬山，天还下雨了。我没带雨伞，但说什么也不肯和他同享一把伞，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头上。他走前面，我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在山顶他要歇会，说看看西湖。我不看他，也没停脚步。那时雨已经小了，我往下走，他只得跟着。我们很少说话，下山便是西湖，我们都逛逛的意愿。他家方向的车来了，他竟问我讨月票。

隔了几天，他半夜三更给我电话，说睡不着，就是想我。我奇怪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想我？是不是有些不妥？他说，人就是这么奇怪，就想接近我，和我说话。我客气了一下说，所以我到这个年龄还单身，不是没合适的人，是我脾气怪。我很明确告诉他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们不可能。他就是拖着不肯挂电话，扭扭捏捏支支吾吾的。我怕说不好他会出意外，于是用个缓兵计，应诺只要有时间，可以再见一面。

后来，他请我吃饭，三菜一汤。我要付钱，他抢着去。我不愿意欠他人情，再说我工资比他高，家境也比他好。出于成全他的面子，分开前我一定要塞他100元。我没说再见，只祝他开心。他到底不是傻冒，应该听得懂我的话外音。

我觉得我们这样就两清了。

我努力回避， 他一直纠缠不休

和他的交往，前后算起来就两个月时间，其

实也不算交往过。每次约会，我都是被设计着去的。

在我觉得两清后，他还是会给我电话，约我出去，我每次都回避了，并且每次都说不合适、不可能。但他的电话一直如期打来。我迟些接，他就以责备的口气问我：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？是不是看不起他？是不是新结交了朋友？

我真是懊恼得要命，又不是很熟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他管我？

虽然我对他挺冷淡的，但他还是不间断地打电话来，情绪也很反常，时好时坏。问他什么事，他就说没事。我要挂了，他又说为什么要分手，他不同意。我说其实我们不叫分手，根本没牵过手，何来分手？

后来，我就不接他的电话了，结果，他就打到家来。我妹妹接的，他没礼貌地直问“你姐姐呢”，还告我的状，说我无情无义，水性扬花。气得我妹妹破口大骂他死不要脸：谁跟你情了义了？我姐姐要是真的水性扬花，关你屁事！

过了段时间，这个无赖，发了封QQ邮件给我，承认了自己语言上的不对，还装客气地说，希望以后还是朋友。每次落款都是自作多情的署名：你昔日的好友。我每次看了都觉得好笑，我跟他如果是昔日好友，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是我昔日的好友了。

短信息也还是不断，都是半夜发来的，措辞没质量，说了一大通，也不知所云。

我不理他， 他让我赔偿精神损失

就这么到了去年冬天，他要我帮他亲戚一个忙。我婉转拒绝，说我没能耐。他又翻脸，说是试探我有没有诚意。

后来，他还制造了事端，在我们办公楼前和人吵架，我路过时，他大叫我的名字，意思是我应该义不容辞站在他的立场上和人去打架。

我躲，他终于暴露出恶用心，说我胳膊往外拐。不明白事实的人以为我们肯定有什么瓜葛。我真是冤啊！

自那次后，他就更频繁地发起对我的骚扰。他说我应该赔他钱。我问什么钱。他说，打我电话的钱，陪我爬山的误工费，还有他的精神损失……我真的有一口血好吐，尔后想想，求个安耽吧，汇出了600元钱，权当打发叫花子还不行吗？

汇了钱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清静了，所以，我就没有去更改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。也渐渐的，不再以关机的方式来拒绝他的恶意骚扰。

但是，这个恶鬼又找上我，说自己失恋了，一定要找上我了，别人都抛弃他，我不可以。还说，他黑道白道都有人，恐吓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
我本来想顺其自然地过，成不成家对我本人真的无所谓，妹妹有孩子了，父母亲也不会盯着我。可是为了这个倒霉鬼，我也主动迈出去了，尝试有男朋友的支持和力量，甚至幻想可以彻底摆脱这个阴影。



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彼此感觉不错，大家都愿意交往。在我还在矛盾要不要告诉对方无故来骚扰我的同事之事，倒霉鬼阴阳怪气的电话来了。不接吧，对方会以为我心里有事；接吧，我怎么和这样拎不清的人说清楚？

为了这只苍蝇，朋友介绍的那个对象和我拜拜了。

他居然借为灾区捐款之名， 要与我和好

这个月，四川遭遇8.0级大地震，同事们积极献爱心，我也不落后。就在19日那天，那个拎不清的又发信息，说要把我赔给他的600块捐献给汶川灾区，叫我给他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

我不想回复，省得节外生枝。他又故技重演，半夜打电话，心情好的时候会检讨自己的脾气急躁，心情不好就骂人。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说要报警，他很赖皮地说，他舅舅就在公检法。我说我不认识你这只疯狗，他说只要我一天不嫁人，他就要争取挽回我们的关系。

“你有男朋友了吗，如果有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如果准备结婚，那恭喜你，但你得告诉我婚期，我会带着礼物来祝贺。如果你还没有，一直找不到比我好的，那么我是爱你的，你不用犹豫了。

你为什么不回信息，讨厌我吗？我有那么让你讨厌吗？要知道回避是没用的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有本事跟我对话，不要脸的女人！

都是我的错，我们还做好朋友，从今天往后不再谈私事，保持距离。

……”

这些，基本是他的原话。今天我说了这些，心里平静好多。这口恶气，真的到了不吐不快要闷死的地步。

其实，我的委屈，不是自找，也不是我的错，却无人知晓无人理解无人相信。我还该不该躲避他，该不该换所有他知道的号码？我能走出他布控的魔掌吗？依旧茫然。